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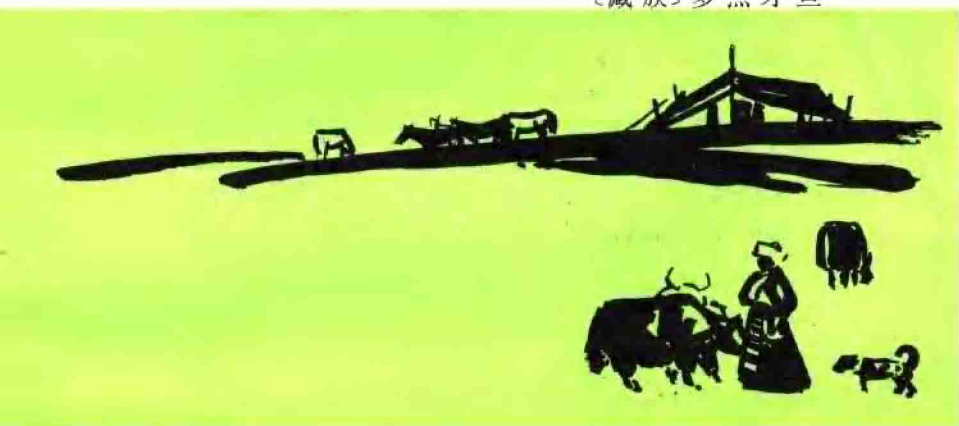


〔藏族〕多杰才旦

又一个早晨

又一个早晨

〔藏族〕多杰才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1976年10月。青海草原上金银滩的藏族牧民，没有立即享受到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欢欣和自由，几个造反起家的干部，仍在疯狂地大抓阶级斗争，迫害善良的人们。他们捕风捉影地追查“秘密仓库”，私设公堂，拷打群众，青年人的真挚爱情被视为反革命行为；亲友间的礼尚往来被看作秘密勾结；理应团结的人被定为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，株连家属。牧民在生产遭受破坏，正常生活难以维持的困境中，起而斗争，他们在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引导下，迎来了第二次解放。

又一个早晨

YOUYIGE ZAOCHE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2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7 $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5年3月北京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29,800

书号 10019·3786

定价 2.35 元

第一章

狗叫过几遍了。天空逐渐晴朗起来，一些星星透过稀疏的云片露出来了。风终于吹散了云片，于是，灰蓝色的天空，就用它那无数清冷的眼睛，不解地对着人间注视。

这是黄河源公社金银滩大队的定居点，它面对着静卧不动的犏牛山，坐落在河甘银拉尔草原西部一片相当开阔的山间平地上。在朦胧的夜色中，三十多座矮小、简陋的牛棚式土屋，以及十几顶乌褐色的牛毛帐房，很不规则地散落在古堡般兀然独立的大队办公楼四周。

畜群在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，就从附近的草场赶回来了。放牧员们那拖长的、此起彼伏的吆喝声，早已沉寂下去。可是白天因牛犊和羊羔拖累而没有吃饱牧草的母畜，却象是向谁抱怨似的，在各个畜圈里哞哞、咩咩地叫唤着。

办公楼西边几座土房前面，一座不久前用草坯和土块维修过一次的石头圈旁边，放牛姑娘永藏卓玛，拿撒绳冷不防地把那头到处逞凶施威，不肯进圈安歇的棕色公牛套住，牵到石圈门口一根柏木桩子跟前，单独拴好。她拍拍牛背，骂了声：“放老实点，该剥皮的蠢货！”然后撩起藏袍的下摆，顺着因人畜践踏而早枯的荒草中间被星光照白的小径朝南

走去。

一只精瘦细长的白狗，蹲在永藏卓玛每天经过的小径附近，嘴巴朝天，低声叫着，那声音如泣似诉，似乎有什么难言的苦衷。它终于等到年青的女主人提着衣襟匆匆走来，立刻惊喜地停止吠叫，呼的一下，连蹦带跳地蹿过去，绕着永藏卓玛狂奔了几圈。接着，它又亲热地摇着尾巴，在姑娘身上这里闻闻，那里嗅嗅，陷在两个深坑中的眼珠和尖锐的牙齿反射着星光。

永藏卓玛家的牛毛帐房，象恶性传染病患者的隔离房似的，孤零零地扎在定居点南面犏牛山脚下的土丘旁边。透过黯黯的星光，永藏卓玛远远看见帐房的一角塌下去了。她想可能是傍晚的那阵大风刮倒了帐房的撑杆，脚下不由得加快了步子。可是，当她还没走到帐房跟前，忽然看到帐房晃动了几下，紧接着，那塌下去的一角竟奇迹般撑了起来，恢复了原状。

永藏卓玛十分诧异。她收住脚细瞧，只见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，从帐房后面闪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象是铁锤的工具，很快地绕着帐房转了一圈。大概是发现靠门口的一根橛子有些松动，他迅速弯身将它拔出来，挪了下位置，重新钉牢。

“尼江达瓦大叔?!”

永藏卓玛轻轻叫了一声，不料那人好象敏锐的动物听到了不祥的响动，把手中的工具往怀里一揣，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。“他?……”永藏卓玛微微张了一下嘴，无意中，她

远远地看见监改组长木华年科在办公楼前面的空地上走动，她似有所悟地淡淡一笑，目送尼江达瓦那瘦长的身影在夜色中越来越模糊，直到从视线中完全消失，她才轻轻透了一口气，迈步走向帐房。

进了帐房，她摸索着从灶台上拿起火柴，点燃了用细铁丝吊在帐房横杆上的煤油灯。从帐房孔隙中钻进来的阴风，把满身油污的煤油灯吹得摇曳不定，忽明忽暗；有几次，那萤光似的淡绿色火苗，颤颤抖抖，越来越小，仿佛已经熄灭，忽然又跳动一下重新亮了起来，照得帐房里到处斑斑驳驳，仿佛是一个神秘的溶洞。

帐房里的财产，还没有富裕牧民逐水撵草、走圈放牧时临时携带的东西多。土灶的右侧，几块油腻的柏木板子拼凑起来的碗架上，只有三个边沿残缺的劣质瓷碗，一只乌黑的凸凹不平的旧钢精锅；一条不大的死牦皮做的糌粑袋子，立在土灶左侧矮小的铺垛旁，上面放着一小包隔年的臭酥油；一只里面什么也没有的破木箱，横搁在通常是男性来客盘腿就坐的地方——土灶的正北面，上面端端正正摆着一尊金色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。

永藏卓玛把钢精锅搭在灶台上，添上水，又放了一撮茶叶末，然后拿起掏火棍扒开了土灶的通风口。于是，从早起就一直封着的灶膛里，冒出一缕淡淡的青烟。她把几块干牛粪掰碎放进灶膛。然后跪坐在冰冷的湿地上，歪着脑袋，鼓起腮帮，噗——，噗——的吹起火来。那如同一只口朝下放着的古鼎似的土灶里，先是腾起一股股乳白色的烟柱，接

着便连续不断地迸发火星儿。突然轰的一声，呼呼地燃烧起来。从通风口喷出来的火苗，差点没燎掉永藏卓玛那弯弯的细眉毛，和一根发梢卷曲着垂在粉红脸蛋上的小辫子。她岔开五指理了理散乱的头发，眼睛看着火，看着红红的灶膛中呈现的奇幻景象，心里却在想着尼江达瓦乘黑跑来帮她支好帐房的事。

远远地，从定居点办公楼后面，又传来大队会计马占祥家那条大黄狗与众不同的叫声。那不拘白日黑夜，拿一条粗铁链拴在厕所旁边的大黄狗，外人很少有机会瞧见它的尊容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它那节奏缓慢、音调低沉的叫声，在定居点乃至整个金银滩大队，谁听了都隐隐有些不安，仿佛专干害人勾当的咒师，在那阴暗的幽谷敲响了人皮鼓。

“今天早上拔牛毛的时候，木华年科把监改组的人喊到一起，究竟说些什么呢？”永藏卓玛想道，她的母亲玛洛，按照“四类分子”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改造条例，去县城附近公路旁边的样板草场义务劳动，已经一个月了。如果县民兵指挥部的人说话算数，明天就该把她放回家来。

“该打入地狱的木华年科！”永藏卓玛呸的一声，啐出刚才无意中放在嘴里咬嚼的半截草棍，仇恨地咬着牙，自言自语，“他肯定又向他手下那几个哈巴狗布置，等阿妈一回来，就马上不由分说，把她狠斗一通。”

对母亲的深切思念，和对监改组长木华年科的深恶痛绝，在年轻的牧牛姑娘心里，慢慢地又化为一种莫名的悲哀。她把身子斜倚在灶台上，抬起眼帘，从帐房的长方形天

窗中望出去，默默地观察银河边上那两颗忽隐忽现的小星星。那两颗在天文学上也许连个号都挂不上的小星星，她非常熟悉，熟悉得即使是布满乌云的黑夜，她也能准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位置。母亲在家时，每当暮色四合，万籁俱寂，常常拖着疲倦的身子，长时间失神地仰望它们，而且末了总是喟然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多可怜啊，还没有夏天水边的萤火虫亮！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天资聪颖，从小就有沉思习惯的永藏卓玛，并不象她母亲那样迷信，把什么都拿漏洞百出的宿命论加以解释。但是，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，每当那宝蓝色的天穹中，一颗流星突然划过天际，仿佛是横斜的银河也微微颤动了一下子的时候，她就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那两颗小星星，看它们是否安然无恙。有一次，她在睡梦中梦见一条巨蟒般的怪物，不知从哪里悄悄扑过去，猛然张开血盆大口，把一颗小星吞进肚里，她不禁失声痛哭，哭声惊醒了母亲，泪水打湿了半个枕头。

白狗无声地顶开门帘进来，又无声地绕着灶台转了两圈，然后一屁股蹲在灶台右侧永藏卓玛对面，殷殷地望着主人出神。

茶水烧开了。永藏卓玛拌了满满一碗没放酥油的青稞糌粑，把它一分为二，捏成两块拳头大小的圆坨坨，自己留了一块，把另一块丢给了垂涎欲滴的白狗。

吃罢极其简单省事，差不多顿顿都一样的便饭，她从怀里取出一张雪白的羔皮，小心翼翼地鞣搓起来。这张羔皮，

是几年来生产队年终收益分配时，玛洛母女分到的总共十几张羔皮中的一张。到底如何享用这十几张价值不大，然而却十分难得的羔皮，玛洛母女俩的意见始终统一不起来。女儿的意思，要拿它给母亲做一件出远门时防寒的藏式坎肩；而做母亲的，则始终坚持先把它收藏起来，等到将来凑够了四、五十张，就给女儿做一件既实用又好看的礼服。

永藏卓玛觉得羔皮的脖子部分，鞣起来略微有点干燥，便拿到嘴边用舌头润了润，然后又轻轻地鞣搓起来。突然，她停下手里的活儿，侧转头，屏息静听。一阵野猫潜行草丛般谨慎、轻微的脚步声，从帐房后面那片红柳丛中传来。她厌恶地朝地下吐了一口痰，霍地欠起身吹灭了灯。她心想准是哪个跑马打狗，走圈串帐的浪荡子，又没脸没羞地缠她来了。她敏捷地跪行到铺垛后面，想倒退着从帐房下面钻出去，躲一躲。可是好心的尼江达瓦把帐房绷得紧紧的，她试了几次都出不去。她不敢用力钻，怕这用久了的牛毛帐房不牢靠，经不住挤拉而撕裂。于是，她只得又挪回来，蜷起身子伏在矮小的铺垛后面。

其实，她的白狗，早在一两分钟以前，就已经发觉有人蹑手蹑脚向她家的帐房走来，只是没敢声张罢了。血气方刚的公社书记灼热的手枪子弹，心狠手硬的监改组长沉重的打狗棒，还有那许多恶作剧的顽童，和过往行人随手掷来的石头，使它早在跟着别人家的大狗汪汪学叫的时候起，就懂得了这样一个做狗的诀窍：作为玛洛家的一员，生来就无权履行“二等主子”的天职；每当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，

也就是说情况需要它跑出来尽责的时候，它就装聋子，当哑巴，或者干脆象极端自私的猫儿那样撒腿逃走，远离是非之地。此刻，为了不让那不善的夜访者一进门就发现它，并顺势无缘无故地给它一顿好打，可怜的畜生竟象胆小的人一样，哆哆嗦嗦放平两只前腿，把身子紧紧贴在主人旁边的帐房角落里，尽量缩小目标。

门帘掀开了。一股电流不足的手电筒的黄光，朝土灶周围晃了晃。来人岔开穿着藏靴的双腿，黑魆魆立在帐房门口。由于背景是蓝色的天穹和灿烂的群星，看上去似乎异乎寻常的高大，怕人。

“永藏卓玛，你——睡啦？”

是个鼻音较重的男人。从他那吃力的咝咝作响的喘气声，可以断定他不是个年青力壮的小伙，好象是个患有严重支气管炎的中年人。他的声音有些耳熟，但一时又听不出他是谁。

“永藏卓玛，你——睡啦？”

啊！那说话的黑影子，很象是尼江达瓦大叔！怪，这个五十出头的老光棍，天刚黑时，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跑来支好了被风吹塌的帐房，现在又……难道他……？不，不能瞎猜，仁青坎卓有次不是说过，人在特别紧张的时候，最容易被自己的听觉和视觉欺骗吗？对，先别急着答应，且看他往下如何……

“永藏卓玛，你——睡啦？”

不错，来人确实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尼江达瓦。而且，从

他那略微有些激动，但却毫不烦躁的声音中，可以看出他知道永藏卓玛在帐房的某个角落里藏着，在打消顾虑以前不肯轻易应声。可是他既然来了，——天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！为什么又一直站在门口，象探狼穴似的，进不敢进，退又不愿退呢？

在永藏卓玛的记忆中，有这样一件令她难以忘怀的往事——

那是一次令人惊心动魄的批斗大会。被公认为“斗争性不强”的尼江达瓦，经不住公社驻队干部再三再四的，带有强烈警告气味的动员，终于象突然发了神经病似的，霍地从地下跳起来，粗暴地拨开挡路的人群，奔到主席台下面，一把揪住玛洛稀薄淡黄的乱发，扬起右手，啪的一声，给了那张灰暗的瘦脸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紧接着，他笨拙地朝主席台偷看了一眼，猛然振臂高呼：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……”由于起音过高，加上心慌，气喘，还没喊完一句完整的口号，嗓子眼里格格楞楞，声音猝然中断。……

从此以后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场合，只要一见玛洛母女，尼江达瓦就负咎地低下头绕道走开，或把目光移向一边。

不过，了解母亲就象了解自己一样的永藏卓玛知道，在母亲那长满黄连的心田里，尼江达瓦那违心的一掌，倒没留下什么明显的创伤。相反，每当她看见民主改革前在她家当了十几年牛马的单身汉尼江达瓦，象乞丐一样横背着一根打狗棍，跟在一群母羊后面悻悻不乐地进山的时候，一股

莫名的不安就袭上她的心头。有一次，永藏卓玛发现母亲从帐房的缝隙中，看见尼江达瓦抱着油腻腻的羊皮水袋，仿佛一位找不到施主的苦行僧，一步三摇地朝他的小土屋走去，她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忍不住地责备早已归阴的亡父桑托却吉道：“你坐天下那阵儿，为啥半点佛心都没有？！你为了自己一家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，刮得下面卖力气的一个个都象剥了皮的猴子，连个媳妇都讨不起……唉，真作孽呀！”

可是，此刻尼江达瓦摸黑跑来，究竟为的什么呢？

“永藏卓玛，你——睡啦？”

真怪！活象招魂的巫婆，一会儿一声，一会儿一声。永藏卓玛狐疑地在心中嘀咕，一面从铺垛后面爬起来，装做刚刚惊醒的样子，打了个呵欠，问：

“谁呀？这么黑了……”

“哦，哦哦，是我，是我。”

尼江达瓦走进帐房，拧亮手电筒，把搭在右肩上的一条鼓鼓囊囊的羊毛褡裢，取下来放在土灶旁边。

“这是？……”

尼江达瓦没有马上回答。他弯下腰急匆匆地解开褡裢口子，从里面取出几大块新鲜黄羊肉。“这些肉，”他说，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，“是仁青坎卓要我送给你们的……他用铁夹捉的，在野牛沟对面的草滩滩上……那天我去找我跑丢的乘牛，恰好经过那里，他就托我送给……”

永藏卓玛颇感意外地轻轻叫了一声：“噢，他！”借着昏黄的手电筒光，她从灶台上拿起火柴，点亮了煤油灯。

作为末代千户桑托却吉的外孙女，永藏卓玛虽说到明年五月才满二十周岁，看上去似乎很单纯，稚气十足，不会有多少生活阅历。实际上，由于她从小生活在剥削阶级家庭这样一个虽然早已僵硬，但却又始终摆脱不了的躯壳里，对世上的任何人，都存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戒心和特殊的敏感。因此，面对眼前的新鲜野味，她好象一位生性多疑的小国女王，看见了来自神秘国度的贵重礼物，许多一时解不开的疑问，一个接着一个浮现在她的脑海：收下吧，你凭什么断定它是仁青坎卓送的？谢绝吧，你凭什么要怀疑一位上了年纪的，在本大队颇受大伙儿信赖和敬重的长辈？何况他跟仁青坎卓的父亲年轻时都曾给她的外祖父当过长工，关系一直很好。虽然尼江达瓦里里外外什么活儿都会做，但是诸如捻毛线呀，缝皮袄呀，做靴子呀等属于“女人的活儿”，经常由仁青坎卓的母亲抢过来替他做。因此，多情的仁青坎卓把偶然捉到的黄羊宰割好以后，郑重地托付给他，请他乘黑夜送来是极有可能的……可是也真有点蹊跷呀，他，一个支部委员，为什么先是偷偷地帮着支好帐房，接着又悄悄替人送来野味，难道不怕万一被人看见了……这，这会不会是一种试探？就是说，这会不会是木华年科的一个圈套，目的是先给你一点甜头，然后用他那惯用的手段，倒打一耙，叫你想往外吐都来不及？……

“永藏卓玛，”尼江达瓦说，“仁青一直惦着你和你阿妈，这是他的一片心意，你收下吧！”

“不，”永藏卓玛脱口而出，但马上觉得这样断然拒绝很

不礼貌，便又低下头，捻弄着腰带，柔和地说：“大叔，我是说……”

“不，你听我说！”尼江达瓦跨前一步，双手按在胸口，“你相信我吧，永藏卓玛！要是我对你们母女俩存有什么坏心，”他咽了一口唾沫，以手指天，闭上眼睛，“老天作证：我尼江达瓦不得好死！”

“啊哈！大叔，快别，别这样！”永藏卓玛慌忙说。她想到尼江达瓦平时的为人和行事，断定他发的誓确实发自真心。但为了慎重起见，她依然不露声色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大叔，你，还有……他，”她脸上倏地泛起一片红晕，但随即又消失，“这样关心我们……我很感动……可是，大叔，这肉，你……你还是拿回去吧。”

“不！永藏卓玛，”尼江达瓦激动地在胸前交扭着双手，“说了半天，你还是信不过我！你要是不把我当陌生人，就把它收下吧！”

“大叔，你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，永藏卓玛！”尼江达瓦又跨前一步，抢着说道，“解放前，我是你的外祖父桑托却吉手下的长工。那时候，你阿妈——那时她还没有你大！常背着大管家，拿一只半只羊腿、牛肋巴什么的，送给我们下人吃……有一年春节，她还从她的私房钱里头拿出二十块白洋，平分给我和另外三个最寒酸的穷哥儿们。虽说后来大管家知道了这件事，变着法儿硬是把那些钱算成工钱收回去了，还挑拨你外祖父，把你阿妈着实训了一顿。可你阿妈年轻时候的好心，

我没有忘。解放后，你阿妈在乡里做工作，和大家关系也挺不错……还有后来，红卫兵没起来以前，你们一家都在县上的时候，你阿妈也还惦着我们，咱们队里不管谁到了县上，你阿妈一见都会高兴得不得了……可是我，唉，我这个人，也难怪你……你还记得吧，那年春天的批斗大会上，我落井下石，狠狠打了你可怜的阿妈一巴掌？唉！”

永藏卓玛心里很乱，眼中闪着泪花。

“这多年，你们母女俩吃了好多苦……唉，说这些废话顶啥用呢？‘再好的骏马也驮不回昨天’啊，唉！”

白狗看到来人是个好心人，不会对它怎样，就从地下爬起来，讨好地摇着尾巴。

尼江达瓦把黄羊肉一块一块地拿过去，放在碗架下面的案板上，说：

“仁青本来要自己送来，可白天又不敢来，晚上又得守圈，加上他阿爸把他管得很严……”接着，他把空褡裢往肩膀上一搭，告辞道：“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刚才吃晚饭时老支书还通知我，今夜得开个支委会，研究一下今年的收益分配问题。不是我背后说老支书的怪话，你研究有什么用呢？你研究上十条八条，到头来还不是要听人家公社书记的？！哦，你休息吧，永科^①，我回去了。”

永藏卓玛还想拒绝，一时又找不出适当的托词，末了只好跟着尼江达瓦走出帐房。

① 对永藏卓玛的昵称。

“大叔，你慢走！”她颤声说。

“呀，呀呀！”

尼江达瓦走出去几步，又犹犹豫豫站住，打了个沉，又折回来，轻轻咳了一声：

“哎，永科！对别人，你可别说我到你家来过……木华年科知道了，又会找你阿妈的不是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，大叔，你放心走吧！”

尼江达瓦点点头，把肩上的褡裢取下来，迅速卷成一团，挟在胳膊底下，走开了。没走多远，一块石头绊了他一跤，他赶紧爬起来，嘟囔道：

“这月亮怎么还不出来！”

第二章

同一天夜里。定居点以西约二十华里的野牛沟口，在孤零零的一顶牛毛帐房里，放牛员仁青坎卓的母亲桑吉，正跪坐在锅架旁边的脚地，借着土灶里一闪一闪的牛粪火光，右手不停地推着手磨，左手一把一把地抓起炒熟的青稞，往手磨嘴里添。她的丈夫嘉木措老汉，披着皮袄，盘着腿坐在铺垛跟前，半闭着眼睛，十分虔诚地念着佛教徒称为六字明咒的“嘛呢”经：

“嗡嘛呢叭咪吽！ 嗡嘛呢叭咪吽！……”

他那打皱的、古铜色的胸脯袒露在外面，象金属一样反射着火光。嘉木措老汉念“嘛呢”经非常认真，刻苦，长年累月，除了吃饭、睡觉和解手的时候，一刻也不间断。甚至于跟人说要紧话的时候，当他说过自己该说的话，而对方还未来得及想好怎样回答的当儿，他也会争分夺秒地念它几句。前几年，从上到下，普遍坚持“天天读”的时候，在一次学习会上，近百名男女老少，集体背诵《纪念白求恩》。可是坐在最后面一块石头上的嘉木措老汉，随着满屋子参差不齐的嗡嗡声，竟把脸埋在皮袄领子里念他的嘛呢经……被人发觉后，学习组长当即罚他滚到门外，赤着脚站了整整一天。